

## 我的“三好”期待

第一个“好”，是“做个好人”。这句话其实是我读书时，北大数学系系主任丁石孙老师说的，他当时跟我们说，先做好人，再做科学家。学问或者技术是中性的，成果有影响力大小之分，但对成果的应用、对研究问题的提出，更有善恶之分。

读书做科研，我希望做“有情怀的科学”，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也期许做“有情怀的工作”，真正让老百姓受益，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工作。当然，对远处的人心存善意，也要善待自己身边的人。

第二个“好”，是“保持好奇”。“我做研究是被好奇心驱动的。”大脑一直是一个黑匣子，我想要去探索看看。我是学数学的，生物知识不够就去学，搭建

数字大脑去做全脑尺度千亿级神经元功能的精细计算模拟，需要人脑模特，我就自己来做；同时在进行的，还有全脑计算平台的搭建，尝试用计算机和数学方法，把大脑搭出来。

最后，是“追求好玩”。科研也好，任何一份工作也好，都会有漫长的路要走，即便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会有无趣、寂寞和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瞬间，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取得原创突破，就要有能力“自得其乐”。只有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们才可能突破思想重围，拥抱新的发现、新的可能，勇闯“无人区”。在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你的好奇心会带着你刨根问底、满怀热情、保持兴奋、推动问题解决，然

后顺便走向卓越，为他人、为社会、为世界开出一条新路。

可以是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也可以是把束之高阁的前沿发展落到科普领域，也可以用专业所学解决一个生活问题。“好玩”是琢磨出来的，数据看着是无聊的，琢磨着琢磨着，能琢磨出好玩的意味，再去开展下一步研究；前沿进展看着是曲高和寡的，琢磨着琢磨着，能和人们的生活、未来世界息息相关就是好玩的了。“追求好玩”，就是永远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永远不停止思考，永远灵动有趣。

我的期待就是，以“做个好人”的良善锚定前行方向，以“保持好奇”的求真开足马力，以“追求好玩”的审美情趣享受旅程。

冯建峰(大数据学院教授)

## 突破患者疗效“天花板”

做创新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这是科学家的普遍性；而临床科学家要解决的一定是关键性的临床问题，以解决临床问题为目标开展的创新研究，是推动创新成果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的最关键环节，只有进行医学创新才能突破原有治疗的疗效“天花板”。

如今，我们面临的关键临床问题是如何提升肿瘤治疗的效果。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应当真切地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开展研究，突破原有的认知框架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追热点发文章”先行开展课题，回过头再去思考如何结合临床。只有秉承这样的初心，才能真正做好临床科学研究，使创新成果服务于临床。

在我国，每年有超过12万名患者因乳腺癌而死亡，还有更多的患者长期生活在乳腺癌带来的病痛之中。因此，乳腺外科医生面临的关键临床问题是如何提升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在肿瘤治疗日益精准化的时代，“如何提升疗效”这个问题，更加具体为“如何提升乳腺癌精准治疗的疗效”。邵志敏教授带领整个研究团队以“分子分型基础上的精准治疗”为思路开展系列研究，进行乳腺癌精准治疗模式的创新。作为团队成员，我主要从两个分支角度深入研究：其一，从肿瘤分子特征出发，探索不同乳腺癌间的差异性对疾病治疗的影响；其二，从患者角度出发，探索患者本身的遗传性和非遗传性因素如何影响精准治疗。

首先是从肿瘤分子本质出发，我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三阴性乳腺癌“复旦分型”的建立。如今，三阴性乳

腺癌的“复旦分型”已经完成了“临床—科研—临床”的闭环，成功在精准治疗临床试验中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的乳腺癌患者具有特殊的遗传背景，而这些特殊的遗传变异本身也可以作为治疗的靶点。除了遗传背景以外，一些临床诊疗中非常明显的非遗传因素，如患者的发病年龄也会影响乳腺癌的生物行为和治疗敏感性，我们后续将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能为乳腺癌的精准治疗策略提供更多参考。

对于乳腺癌治疗的创新，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治疗的工具与方法，以此突破乳腺癌传统治疗疗效的限制。

在工具创新方面，主要是治疗药物和手段的创新。国家战略对创新药物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遇。医工交叉、医企联合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方法创新方面，主要是治疗策略的创新。我们科室正在开展的“分子分型基础上的精准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基于三阴性乳腺癌“复旦分型”的精准治疗伞形临床研究充分体现了工具创新和方

法创新的有机融合，将原本已经“无药可治”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有效率提升三倍，突破传统标准方案的疗效“天花板”，使科技创新真正服务于患者。

最后，在对工作的选择上，也许大部分人会出于对工作稳定性与社会地位的考虑，但很幸运的是，我在现在的临床工作中找到了个人理想与国家、社会需求的契合。立志学医本是出于我个人很简单和朴素的想法。我年幼时体弱多病，深切地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也经历过亲人因病早逝，目睹了病魔对家庭的摧残。因此我从小就坚信，让更多病患重返健康，让更多家庭重归宁静好是一件很意义，也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如今我更进一步坚定自己的理想和方向，对健康中国战略的学习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使命。我是一名医生，应该在手术台旁为患者解除痛苦；我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应该在实验室里不断寻找新的武器和方法与病魔战斗；我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主动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科普行动，为乳腺癌的防治贡献更多力量。

马丁(附属肿瘤医院主治医师)

诗苑卿云

### 满江红

草长莺飞，云低处，涛声远籁。吴越地，欲寻旧迹，蠡公何在？风雨侵楼思故国，江湖落日遮青霭。觉蓬然，天地只一炉，凭何待？塘约路，方数载。求共富，民安泰。看燎原遍地，星火一脉。西塞山前多壮志，织金洞外生余慨。叹英雄，不改是初心，填东海。

注：湖州有西塞山、下渚湖，后者为江南最大湿地，传为范蠡归隐地。织金洞为毕节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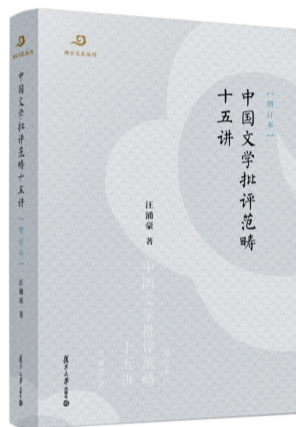
孟捷(经济学院教授)

光影书画



蓝天白云之下的江湾校区  
满池荷花早已盛放  
此时，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  
闲谈赏荷，便有一种宁静中的温馨  
沁入心脾

实心记者 寸菲摄



说起“中国文学批评范畴”，有点抽象。不妨换一种说法，说它们其实就是古人讨论文学时所用的一套特殊名词，就很可以理解了。今天，说“形象”“典型化”“意象”“节奏”“冲突”“矛盾”，大家都能明白。在古人，谈类似的问题有他们的一套语汇。这套语汇有的只有古人用，今人已不再用，外国人更不用，甚至都不知道；有的则古人用，今人甚至外国人还在用。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别，知道得不够深入深透而已。

为什么要研究范畴？研究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要考察生产工具的演变，那么研究人的精神生产方式就一定要考察范畴这一思维工具的演变，不把这些作为思维工具的范畴搞清楚，就很难进入古人的“文心”，从而真正与古人“结心”。

范畴是从事文学批评经常用到的一些特殊的名言，它们反映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些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构成了一门学科的轮廓与核心。因此之故，各家各派的批评都绕不过它们，都要拿它们作为话头，自觉不自觉地用这套语汇，这让它们变得非常重要。

东西方文学批评很不一样，所用范畴也区别明显。中国人的范畴非常灵性，富于变化，模糊多元，甚至可以跨类的存在，很不好界定。西人因此也经常以这样的

理由拒斥它，觉得它尽是片段式的、感性式的，很难构成严整的体系。所以在总结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时，中国的文学理论一直被忽略，处在很边缘的地位。直到最近，才渐渐有人关注到这一点。

古人对文学的教化作用发表了许多意见，但许多时候只是门面话。他们真实的兴趣常常偏好在诗文的字节篇章、体调声韵。

因为中国人不爱认死理，落实到文学批评，对文学的界定都遵从惯常的认知。但在不同的语境里，常常赋予同一个范畴以不同的意义，并且，中国人喜欢赋予同一个名言以不同的意义，体现个人的理解。他们觉得，如果贸然新起一个名词，不容易获得认同。我用大家都认同的名词，再在里面贯彻新的理解，就能给出不同的感受。因为这样的原因，古人留到今天的名言，包括概念、范畴，看起来意思蛮清楚的，再深究下去，每个人用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的批评因此呈现出一种深潜的流动性，可以说它不够科学，但是它非常灵动，非常契合古人的创作，它是文学创作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队友。更何况古代许多批评家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们是一身二兼的。有时候他以作诗著称，但他告诉别人自己的批评更好，并希望别人都以批评家来称呼自己，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样态，和西方有很明显的不同。

汪涌豪(中文系教授)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  
edu.cn